〔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三十一〕

姚白芳慧燈高燃

撰文：王慧萍

聽經聞法‧帷求自了

姚白芳居士，台北士林人，民國四十年（西元一九五一年）出生，現年三十八歲。居士自幼與母親、姊姊相依為命，母親靠著在路邊擺個小香煙攤的微薄收入，茹苦含辛將她們姊妹撫養長大。居士在銘傳商專三年制電算科畢業後，二十三歲那年與從事營造業的謝慶生先生結為連理；伉儷育有四名子女，目前分別在國民中學、小學就讀。

以往三十多年的人生，「宗教信仰」對居士來說，「有信而無教」，她相信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宇宙冥冥之中自有主宰。然而，至於這份力量是來自於釋迦牟尼、媽祖抑或耶穌基督，從沒有追究。早年她對「佛教」的認識，以為拜神祈求保祐便是，因此始終當作這是一個「迷信」的宗教。雖然曾經和姊姊在一間寺院皈依過，但是那時她根本不了解「皈依」的意義；只是因為母親去世，她聽人說皈依佛門可以「免墮惡道」，為了盡孝心才和姊姊一同走入佛門；然而由於對佛法絲毫不解，經過那次皈依之後，她就沒有再踏入寺門。

對於佛法有正知正見，是從民國七十六年開始，她到住家附近一間攝影公司拍照，閒談之間，攝影師介紹她看馮馮寫的佛學書籍；在她的印象之中，馮馮是一位小說家，怎麼也信仰佛教？寫佛學文章？因此引起她的好奇。攝影公司隔壁有個講堂「菩提園」，據攝影師表示，常常舉辦佛學講座；她想要看看佛法究竟有什麼奧秘，是不是能扭轉以往對佛教的觀念，居士開始有空便到台北市復興南路的「菩提園」聽經。

接觸佛法之後，居士果然發現「佛教」不是她當初所想的拿香拜拜、祈求「他力」保祐，而純粹是個「自力」的宗教，靠修行求得解脫，人人可能成佛。佛教經典的浩瀚、說理的究竟都令她驚訝；於是她開始念佛誦經，每天幾十遍的阿彌陀經，金剛經、大悲咒……趕經拜懺，甚至遠赴萬佛城向宣化上人道場請法，記得上人還反問她一句：「什麼是法？」。的確，一段時間「精進」之後，她開始覺得懷疑—誦經拜懺，是否只求往生極樂淨土、得到一己解脫？這樣是不是太「自私」了，人生在世幾十年的時間，難道只為等待這最後一刻到來？口中雖然唸經，但是她內心的困惑卻與日俱增。

慈心初發‧悲憫有情

由於自幼身世環境的困苦，培養了居士一顆慈悲心；自她經濟能力許可開始，就常常濟助育幼院、養老院。但是畢竟有不少人利用這類名義斂財，孤兒、老人是否真正能獲得幫助？就不得而知，所以她常有「布施無門」的遺憾。

有一次，在一個機緣下，居士看到馮馮所寫「天眼、慧眼與法眼的追尋」之後，獲得一些啓示。那時居士母親過世不久，她想知道慈母現在何處，便寫信請教馮馮，順便也將學佛面臨的困惑提出。馮馮回函的重點，告訴她「守戒茹素，隨喜唸佛，隨時隨地行善，量力布施，『好好做個平凡人』。」至於布施的方向，馮馮明顯提到了「慈濟功德會」。居士早先曾聽「菩提園」的老師提到過「慈濟」，主動向老師詢問劃撥帳號，數度隨喜劃撥金額救濟貧民，但是同樣因並不了解貧民受到救濟的程度，所以金額一直不大。既然馮馮特別提到，並且隨後她也得知馮馮曾經積極為「佛教慈濟醫院」建院募款，所以她有了信心，開始以較大筆的數字送到慈濟功德會台北的「慈濟文化服務中心」以及「分會」布施濟貧、建院。

民國七十六年底，居士的蓮友有一筆金額捐到「慈濟功德會」，認識了慈濟委員文素珍，隨後介紹文委員與居士認識。文委員對於她從未到過本會且對慈濟所知實在有限，就捐出相當的金額頗感驚訝，為了引導居士有深入的了解，便邀她一同探訪貧戶。查訪貧戶那天，她印象最深刻的是，爬上陰暗狹窄的樓梯，一陣惡臭立刻撲鼻而來—屋內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，眼睛早已經看不見了，原先有太太照顧，但是日前老太太去世，同時他也不幸摔斷了腿，所以有此悲涼景況。居士看了內心相當不忍，從小靠母親擺香煙攤辛苦撫養長大，也許是貧困的磨蝕，母親看來始終蒼老，所以她每每看見孤單長者，就會生起悲憫之情。雖然功德會補助了老者金錢，也常來查訪，但是老人不能走路，要使用這些錢也成為一件困難的事，有誰能每天在他身旁幫助他呢？那時她心裏想，如果慈濟能有一所養老院那該多好。

數日之後—民國七十七年元月，衛生署全省教學醫院評鑑時，文素珍委員邀請她來參觀慈濟醫院，她這才知道，原來慈濟已經蓋了一所規模如此大的醫院。她一直認為中國的寺院廟宇已經不少，在台灣更有人以「三步一小廟、五步一大廟」形容廟宇之多，「慈濟醫院是個創舉，證明佛教不只是有廟而已。」居士眼中的慈濟醫院實在是佛教界的新里程碑。踏入靜思精舍，她想起百丈禪師一句話：「諸方說禪浩浩的，怎如我這裏種地摶飯吃。」精舍裏自己種地，做手加工，不接受信徒供養，不正是發揮了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百丈風範？

菩薩道上‧燈燈相照

「說得一尺，不如行得一寸。」居士親訪精舍後，不僅真正認識了「慈濟世界」，並且一直困惑她的問題也得到了啓示。她深感從前所讀的佛經，現在正是把經當作一條路，切實實行的時候。為解脫個人生死，只是誦經拜懺求「自了」，並不能完全切合她的心願；慈濟世界裏濟貧教富「上求無上佛道，下化無量眾生」的大乘菩薩道，才能令她自在解脫！當天她除捐出台幣二十萬元之外，還有二條金項鍊；她表示，項鍊是代子女捐出的，慈濟是千秋萬世的菩薩道業，雖然生命有時而盡，但是在她來說「薪盡火不滅」，她培養子女「喜捨」的心，讓慈濟光焰永遠傳遞下去。

距今天半個月前，居士參加了三月份慈濟在台北慧日講堂的貧戶發放工作。有一位貧戶沒有來領救濟金，她帶了地址循撫遠街民生社區附近去找。那天天空灰濛濛地飄著細雨，走過堤防，進入一條小巷，在這排低矮陰暗的房子間足足尋了半小時，好不容易找到門牌歪歪斜斜釘著「5號」，卻怎樣也找不到「6號」；雜亂的排列，連鄰居也弄不清隔壁住的是幾號。時空忽然回溯到三十年前，居士同樣和母親姊姊，三人置身在高級住宅群旁的陰暗巷弄裏，過著貧窮匱乏的生活……。「貧窮，往往被社會遺忘在陰暗一角，慈濟便是走向陰暗角落的陽光。」她對慈濟充滿信心，也如此自我期許，做好慈濟委員這份工作。

同時，在第五次慈濟榮譽董事會上，居士又發心贊助「弘一大師藝術獎學金」。一方面是因為看到陳慧劍居士所撰「弘一大師傳」之後深受感動，與弘一大師結下隔世法緣；另一方面也是協助那些設法打聽各類獎助學金，以減輕家裏負擔，和她求學時代有過同樣心情的貧困學子，給予他們一點小小的幫助。進入慈濟世界，認識佛法，金錢的意義對她來說，完全改變了—重要性仍然存在，不同的是目的—「用來做我想做的事；只有一件，那就是布施。」（一九八八年四月十日）

◀謝慶生、姚白芳伉儷合影。

文素珍的感恩歲月

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三十二

✿

撰文：慈顥

一、率性自在的童年生活

文素珍居士，民國四十二年（西元一九五三年）三月四日，出生在台北縣三重市，現年三十六歲。從小生活於大家庭，祖父母、叔嬸們共聚一堂，加上親戚朋友眾多，彼此親近往來，文家大門時時敞開，熱鬧非常，父母親整天為家中開設的雜貨店忙碌。受到祖父母加倍疼愛，凡是她期待擁有的，很少失望，一直生活在富裕和樂的環境裏。然而，儘管在物質上未曾欠缺，她幼小心靈深處，卻覺得孤獨寂寞，時時獨自站在家中小閣樓上仰望天空變化莫測的雲朵，隨著雲彩聚散幻化為凌風而立的仙女、彩蝶……。初中時是田徑、排球校隊，對於運動的喜好，遠勝過靜坐書桌前埋頭苦讀。當她就讀復興美工與國立藝專時，均主修美工課程。踏出校門，在出版社做過美工完稿、擔任過餐廳會計，不喜受約束的她，嘗試過許多工作；與之所至，背個背包，到各地旅行，日子過得自在而率性。二十六歲，與新竹北門籍的鄭武宏先生步上紅氈，夫婿目前擔任「巨智實業有限公司」董事長，伉儷育有二子，分別就讀於國小三年級與幼稚園大班。

二、為人生寫下完整的註腳

居士婚後面對夫家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與人事，有了自身以外的責任；許多自認理所當然待人處事的態度此時似乎與週遭格格不入。向來生活得自我率性的她無法立即適應，與人相處往往以「力爭抗議」代替體諒包容；因此，她不僅身心俱疲而且連帶身邊朋友也減少了。為此，她時時自我告誡：要以寬大心胸容納事物。但是「克己」的工夫終究非一朝一夕修養而得，所以常在人我是非充斥的深淵中掙扎。

在早期，填補居士生活的，是學習語文、插花、舞蹈以及每天不斷的飯局；物質生活的寬裕在她而言是理所當然，並不覺得有所珍惜，反而經常向人吐露內心的苦悶。加入「慈濟」是民國六十九年在姚滿子插花班上課時，經由介紹成為會員；但是並沒有深入認識，證嚴法師來台北時，她總以忙著聽音樂會、看畫展時間已排滿，沒有必要再「聽法師講經」，因此缺乏機緣進入佛門；直到五年前，經歷一次特別事件，才有徹底的轉變。當六十歲的公公在「中華開放醫院」病逝的一剎那，她忽然有所了悟—人的一生就這麼過去！不論生前享有何等榮耀，也是雙手空空的走了。「難道數十年後的我，也將如此嗎？不，一定要利用有限的時間，做些值得紀念的事，為人生留下註腳，不要白白空過！」她決心面見證嚴法師將心願吐露，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秩序……。

三、寒風中溫暖的燭光

一天，她和妹妹各自買一張往花蓮的車票，到「靜思精舍」，不巧，師父人在台北，他們簡單地參觀精舍；臨行前，由於天氣驟冷，師兄們拿了外套讓他們穿上—救濟貧戶的衣服，請她們回台北之後，交給靜暘委員。居士在這件衣服的包裹下，暫時抵禦外面的風寒，心中感觸良深—平日對於衣著極為講究，絕不可能穿這種式樣老舊、質料色澤都不起眼的衣服，然而，在這種天氣裏，卻成為自己最實際的保護品。由於這兩件衣服，使她與靜暘委員結緣，對慈濟有深一層的認識，立刻歡喜地展開勸募，儘管當時會員只有六位，並且全是家人，便要求出任委員，深信有毅力從事慈濟工作。於是，民國七十二年，成為慈濟委員並且皈依證嚴法師，法名「靜潔」。

居士真正參與慈濟工作，是在民國七十二年第一次義賣會時，她抱著學習心情參加「推動小組」，在義賣工作中，體會到：以往生活太狹隘了—每天在個人食衣住行，珠寶、服裝與髮型上煩惱，現在才知道如何打開生活層面，做些實際的社會工作！

四、知福惜福的感恩歲月

身為「慈濟」一員，她以做好慈濟工作為最大目標，常跟隨師父身旁聆聽開示，往往如當頭棒喝，令她及時醒悟。她一向喜歡到各地旅遊，以為人生的全部，便是將世界各國遊遍；有一天聽師父對會員開示；「你們去歐洲玩，可曾將風景帶回？」是的，自己玩過那麼多地方，留下什麼東西？惟有藉著照片，回憶大峽谷很美、狄斯耐樂園很熱鬧，如此而已，倒是大量購物、吃飯、花時間轉機、候車……似乎並不如預期得到緊張生活的舒解，只是短暫填補空虛時間的方法之一。在慈濟工作中，金錢與時間對她而言，有不同的意義，不再花費在服裝款式，髮型設計、珠寶首飾的競賽與旅遊上，而能「慈悲喜捨」，盡一份佛弟子濟世渡眾的責任。

由一位自我意識強烈，在人我是非矛盾中掙扎痛苦的人，到今天能惜福知足的快樂女子；居士感謝師父如再生父母，自不待言，對於夫婿能給予她安定溫暖的家，使無後顧之憂，全心全力投入慈濟工作；這份體貼、護持的心意令她滿懷溫馨，更能將愛心擴大—「不僅僅為一家人付出，更能對廣大社會貧病孤苦付出愛心，給予他們生命的溫暖。」靜潔居士的胸懷，正是證嚴法師所說：「視眾生如子女，視子女如眾生」慈悲精神的具體實踐。

（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七日）